



文学丛书
(第一辑)

蒋应梅 著

WO ZHU CHANG JIANG TOU

我住长江头



 青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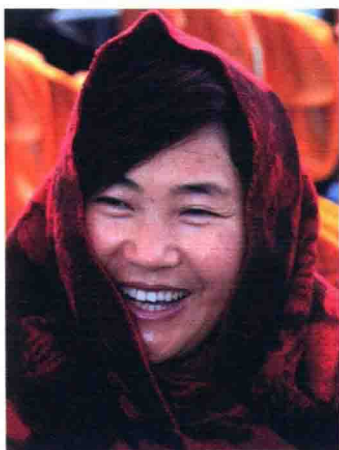


文学丛书
(第一辑)

蒋应梅
著

我住长江头

青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蒋应梅，女，笔名梅尔，1969年12月底生于青海省互助县。1989年毕业于首都铁路卫校，曾在青藏铁路上从医16年，现供职于格尔木市旅游局。系青海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大众旅游文学会理事，格尔木市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主要从事小说和散文创作，作品发表于《青海湖》《西藏文学》《飞天》《草原》《中国铁路文学》《健康报》《人民铁道》《青海日报》、“中国作家网”等报刊和媒体。2014年出版长篇小说《逐玉昆仑》。



文学丛书

(第一辑)

心无杂念

我住长江头

周话

纸上涟漪

丑石集

流云划过高原

碎月

燕尔林

责任编辑：成国仙 王 伟

封面设计：周 涛

《昆仑圣殿文学丛书》(第一辑)编委会

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主 编 王 韬

特约编辑 曾春桃 唐 萍



总序

文学,自古以来就在社会生活、人类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几千年的辉煌历史更加如是。纵观中国历史画卷,皆是浩如烟海、灿如珍珠的文学艺术佳作。它们在各个历史时期,激荡着人们的精神,警醒着人们的灵魂。

格尔木,建政时间虽不长,但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昆仑文化影响,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共生共长,各种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尤其是近年来,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东风,格尔木的文化事业取得了显著成绩,格尔木市文联也紧紧围绕省州市委的工作大局,紧扣时代脉搏,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在育人才、出精品、铸品牌上下功夫,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营造了浓厚的文艺创作氛围。

为讴歌时代精神,进一步培养壮大文学创作队伍,市文联于近期出版“昆仑圣殿”文学丛书(第一辑)。据悉,此套丛书共8本,体裁涵盖了小说、诗歌、散文、随笔等文体,是市文联1982年成立以来主编出版的第一套文学丛书。作者来自我市的各行各业,既有机关公务员、也有曾经的医务工作者;既有文化工作者,也有一身的“橄榄绿”……他们虽从事着不同的职业,但都深沉地爱着这片土地和文学,都在用各自不同的视角和文笔表达着、抒发着、拓展着自己对人生、对生活、对这片雄浑之地的爱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纵观这部文学丛书,有的作品粗犷豪放,有的作品娴静细腻;有的作品潇洒自如;有的作品含蓄隽永……

当代文学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繁荣,又经过商品经济大潮和多元文化的洗礼,如今已变得较为平静与从容。这证明文学体现得更多的是恒久的力量和这种力量在作品中产生的深远影响。这份平静与从容,是文字经过心灵过滤后才有的平静,是审美自觉与文学修炼后的从容。静而思远,当平静不仅作为文学活动的心态而成

为某种品格,文学才会变得坚实。

庆幸的是,如今拥有此种品格的作者越来越多。这是国家之幸,也是民族之幸!

如今我们都在提“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是一种理性认知,主要体现在对本地区、本民族历史发展的深刻洞察和准确把握;文化自信是一种精神指引,主要体现在对本地区、本民族文明进步的坚定信念和主动担当。希望我们有更多的作者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在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文艺都能发时代之先声、开社会之先风、启智慧之先河,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导”。

以昆仑山为外延,以柴达木为内涵的海西地区,远古以来就有人类居住活动。这里蕴含着许多鲜为人知,独一无二而又十分宝贵的历史和文化资源。这里不仅是矿产资源的“聚宝盆”,同时也是历史文化的“聚宝盆”,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历史文化资源异常丰富。这里的昆仑神话、西王母神话、吐谷浑王国以及柴达木开发历史、民族宗教、民风民俗等吸引着许多学者探寻的目光。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从这片神秘的土地走向全国。

海西是片充满希望,充满梦幻的热土。这片热土远古与现代并存,神话与诗和远方同在。大有可为。希望有更多的文学爱好者扎根这片热土,让火热的生活通过作者笔端诗的浪漫、散文的梦幻、小说的多元使更多的人认识格尔木、走进格尔木、触摸格尔木,使昆仑山、西王母瑶池、胡杨秋色、玉虚峰等景观为更多的人所熟知;让昆仑文化、柴达木精神、“两路精神”激励更多的人……

本丛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了市委、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本部丛书即将出版之际,我们特向各位领导和有关部门以及为此丛书奋力笔耕的文学爱好者一并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感谢!此举为我市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繁荣开创了新的前景!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们衷心希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辽阔美丽的格尔木有更多更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诞生!

格尔木市文联主席王韬诚邀我为本丛书作序,信马由缰,代序。

格尔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邹 晟

小说创作就是一门艺术,不仅文字上要精益求精,还在小说叙事策略上一定要做到耳目一新,通过故事表达作家的关切和理想。这是小说写作者的责任,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进行小说创作的目的和意义。

梅尔的小说集即将问世前,她让我抽空替她写篇序,我爽快地应承了下来。个中缘由,只因她是《西藏文学》的一名忠实作者。之前,我编辑过梅尔的几篇小说,与现今的作品相比较,让我感受最深的是,她笔触所关注的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也许就是与文学所关注的终极目标是相一致的。但,这并不是说她达到了这种终极的关注,而是说有了这种文学的创作倾向。梅尔之前在《西藏文学》所发表的作品,更多关注的是一个故事讲述得如何圆满与逻辑上的完美无瑕。如今的作品却冲破了这种樊笼,更贴近了文学最该表达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生存的艰难环境中人所体现出来的人性光芒。在当今我们这个时代,把利益放在首位,一切将物质的最大回报至上,能把人的良心、道德、尊严都会碾碎成齑粉,然后让风卷走,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利益和酮体。梅尔的小说却决绝地拒绝了这种价值观的东西,而是深入人心,把人性的善良、感知和光芒挖掘出来,并作为小说的主旨大加歌颂,表现出了其作品珍贵的品质。虽然这些小说是一种窃窃私语,却让人回味咀嚼,品尝个中的那份隽永。作为编辑,认真研读她的文本时,我惊讶地发现,她给底层人物倾注的那份情感和挚爱,文字里流淌的是真情实感。这就是这本小说出版后能给读者带来的最大精神慰藉。

梅尔也没能逃脱生活的圈子,她的目光始终关注着与她生活密切相关的铁

路人，是日久生情，也是烂熟于心，她才敢把那些个个性鲜明的人物用文字记录下来，试图让她们成为一种永恒与不朽。

读梅尔的小说集，给我带来的一种快意是：认识了铁路战线上最可爱可敬的一群普通人，她们不是站在荧光灯下的英模、标兵，而是具有凡胎肉体的铁路工人。他们在坎坷突变的命运前抉择时，作为人表现出来的高贵品质，以及他们的坦荡和决然而然，令我肃然起敬。人生既然是抉择，抉择就是不归之路，难道我们还有选择的余地吗？

《查库车站》中的彩虹，着墨不多，可是那种结局让我唏嘘，陈文的大度令我怀疑。一场悲剧以圆满结尾，伤痛何时才能疗愈。结局光明，我却深信那阴魂不能散开吗？孕全和阿玲这一对最底层的夫妻，即将分手时，作者的笔锋一转，让我们看到了真爱与担当，嗅到了作为男人的一种肩负，作者把《关角》写得极有分寸，拿捏得当；令我记忆深刻的是《铁路娘们》中的黑牡丹、若云、苏美人、胖妮、草木等人虽然寥寥几笔，极像炭笔素描，却让我记忆深刻。这并不是说作者塑造的人物栩栩如生，而是她给予人物的无限关怀感动了我。这就是小说文字的魅力，每一个字里浸透着作者的情感，唯有这样的文字才赋有生命力，才能让人物鲜活。她用简短、利落、灵性的散文文字塑造了不同命运、不同遭际的几个小说女性人物。可贵之处在于，这些人是永不向世俗低头，而安于固守心灵宁静的人，人无欲无求之时，最是心之辽阔之时。天苍茫，地之遥，而我们作为人，死死抱住很多东西岂不是心累身累，憔悴不堪。焦虑的何止这些，《我住长江头》把视角触及到了少数民族的生存尴尬之域，揭示了城市化给牧区民众带来的生存艰难之境。一个好的作家是指出问题的作家，是让整个社会引起警惕与反省的作家，而不是一个无病呻吟的写手。

梅尔的小说集是经多年历练才出版的，她不是那种急于求成的人，在当下有这种定力的作者真的已经很少了，希望梅尔继续创作的同时，永远有一颗淡薄的心！

次仁罗布

2017年8月1日

我住长江头

目 录

我住长江头 // 001

雁石坪下有韩滩 // 038

秋日的选择 // 044

黑枸杞 // 073

格桑开在天路边 // 085

牧人的爱情 // 120

风水墙 // 129

察库车站 // 146

闺 蜜 // 156

铁路娘们 // 167

天使之爱 // 175

关 角 // 246

活法事 // 252

黑丫头 // 273

直击爱情 // 279

白牡丹花儿迎春开 // 291



我住长江头

1

我想学门技术，在最短的时间内，学会一门能挣钱的技术，这不仅是我生活的需要，也是要娶拉毛的承诺。

离开沱沱河的那天，我们站在朝霞中相拥起誓：无论山下的生活怎样，我们都会在一起，勤劳勇敢地去创造一个吉祥如意的未来。

可下山来已经一年多了，我竟然无所事事地闲逛着，游荡着，消遣着年轻而美丽的青春。我的勤劳，我的勇敢竟然毫无用处。庆幸的是我家和拉毛家在一个村。只是这个村子并不是工作组组长说的那样在城边上，而是在离城较远的地方。虽然通了公交车，可还是得坐将近一个小时的车才能进城。但对于世代生活在牧区的我们来说离城已经很近了，跟住在城里没什么大的区别。

村民们对城里五彩缤纷的生活和高楼大厦稀奇得不得了，刚来时每天都要搭伙进城去逛街看新鲜，曾经闹出不少笑话，尤其不懂汉语的人闹的笑话就更多，有的甚至进城回不了家让家里人再去找回来的，真可谓开了眼界。

我经常被上了年纪的村民们拽去当翻译，在他们眼里我是个见过世面的年轻人，懂汉语，还会写汉字。尤其是在移民工作组干了一年多后在村民们眼里就更有见识了。这点资本足够让村民们对我刮目相看，我成了年轻人中的佼佼者。



可我并不想陪他们去逛城,那样会浪费我的时间,比起他们来,我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还要尽快地适应山下的生活。我得赶紧学一两门技术以便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谋生,让自己的生活走向正常的轨道。我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是连汉话都不怎么说得来的人,而我是个有文化又见过世面的人。还有,我要娶拉毛,要和拉毛日日相伴,夜夜共眠。要和拉毛一起过上像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可这得要钱,要很多的钱。我要没有技术,又做不了生意,怎么才能挣上那么多的钱呢?这些都是工作组的李干事告诉我的,他说城里人的生活是很风光很体面,可那是靠聪明和智慧创造出来的。像我这样由牧民转化成的农民,既没本钱又没有技术,怎么才能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竞争?从而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只有靠技术,只有尽快掌握一两门技术,才能维持住正常的生活状态,才能以最快的速度适应生活转型。我不想和他们一样整天无所事事地去逛街花钱,我有我自己的事情做,可我又回绝不了他们的请求,只得每天硬着头皮去陪,感觉很无奈。

半年后,大家被城市的喧嚣感染的心情总算安定了下来,生活也总算有了秩序,年轻人开始想办法打工挣钱,年老的人开始学着慢慢适应这种不打酥油不放牧的日子。这种日子在他们看来显得有点无所事事,一时半会儿适应不过来,可他们不得不学着去适应。

我学技术的事情一直没有着落。没有地方愿意收我当学徒,他们认为我不是很机灵的那种人,两三个月根本入不了行,加上他们又不能和我很好地沟通和交流,生活习俗又不同,干脆连机会都不给我。我处处碰壁,处处遭拒,心情越来越沉重。

我不想和许多村民一样无所事事地混日子,可半年里我还是不得不和许多村民一样无所事事地混了过来,心里开始着急起来。

以前的远亲变成了近邻,曾经相隔几十里的好友变成了左邻右舍。住在一个村子里自然方便了很多,婚丧嫁娶时不用骑着马跑几十里去邀请或祝福探望,挤个奶的时间就走到了。有时候连路都懒得跑,打个电话就可以,根本不用费那个神。生活是方便到家了,可感觉却变了,人们远没有在草原上那么亲热,总感觉中间有一座无形的山在慢慢滋长,有一种说不上来的距离在慢慢变宽,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强,越来越清晰。

离开了长江源头才知道大家都是穷人,而且是很穷的人,每个人都似乎没有



城里人所说的资产,而有的只是一点点最普通的家什。出售牛羊换来的那几个钱下山后购置一些家具,进几次城已经倒腾得差不多了。没有几个人找到挣钱的路子,大家都在穷忙乎。

我家的生活也完全变了个样,做了几十年兽医的阿爸忽然开始和他的一帮朋友们萌发了开发土特产的想法,并且开始为这个事情忙碌起来。在我看来阿爸的这种忙碌没有多大意义,土特产品的开发和生产得有统一的销售和管理,投资资金至少得几十万,可大家都不是能投资得起的人。阿哥在忙他的手艺,对于我们生活在城市边上的人来说,他那个捻毛线织褙褙的手艺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意义了。但他还是在练他的手艺,总幻想有一天能靠这个发家致富。只有我整日里打着去学技术的旗帜无所事事地闲逛。

我已经好久没有和拉毛见面了,自从忙完移民工程的事情回到村里,我只和拉毛见过三次面,且每一次都是匆匆忙忙的,根本没有时间互诉衷肠。我整天这么闲逛着,既没学到技术,又没挣到钱,心里便越来越不是滋味,也越来越不敢见拉毛了,可对她的思念却越来越强烈。

2

我是十七岁那年认识拉毛的,这使我十七岁的记忆显得格外美丽和清晰。

十七岁那年我常常赶着牛羊漫不经心地行走在水草丰美的长江源头,想着自己的心事。

十七岁的日子很简单,简单得就像是日夜流淌的河水,几十年如一日地奔腾着,可我的向往却常常随着河水流向遥远的他乡。

那天,我赶着牛羊吹着口哨,轻轻松松地出了帐篷,阿爸阿妈追在后面想说什么,却被我的一声响鞭给弹了回去。“啪——”我又甩了一下响鞭,回头朝阿爸阿妈做个鬼脸便赶着牛羊上路了。

阿爸阿妈知道我是在逗他们,就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他们知道儿子长大了,从刚刚的那两声响鞭中他们已经听出了儿子胳膊上的劲道。

十七岁了,我有自己的想法了,不用阿爸阿妈再跟在后面唠叨了。我已经长大成人,并且完全长大成人了,即将会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放牧汉子。

离开居住的帐篷不远,我就开始信马由缰地跟着牛羊走。

每天的日子我几乎都是这么开始的,等走累了就拿下阿妈给我做的垫子往地上一铺,毫不顾忌地美美睡上一觉。岁月就这么简单轻松地一晃而过,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几十个春夏秋冬就在年年如此的日子里一晃而过。祖祖辈辈就是这么过来的,他们不在乎外面的岁月变迁和风风雨雨,只管守好自己与世无争的这份日子。

我是在离这里几十公里的帐篷学校度过了那懵懂的童年和七彩的少年,如今青年的书页刚刚揭开,我就看到了生活的美丽,同时也尝到了生活的烦恼。

五个月前我在夏窝子认识了拉毛。她有着湖水般清澈的眼神,有着乌黑发亮的一头小辫,穿着一件绿色的漂亮衣服,骑着马从我眼前飞驰而过,犹如一只飞行的孔雀,那一瞬间我的心就乱了。我忽然间很盼望天空能下雨,下很大的雨,淋湿那只正渐渐远去的孔雀,好让她停下飞行的翅膀,停在那里向我求救。正当我胡思乱想时,老天爷真的下起了雨,而且是瓢泼大雨,很快绿色的孔雀停了下来,像一只迷失的羔羊,挺立在雨中。可她只停留了片刻后便回头向我奔来,她并没有向我求救,而是朝她来的路上奔去。路过我身边时大声说:“喂,下大雨了,怎么还不往回赶。”我正看得发呆,忽然被她的一句话惊醒,忙说:“马上赶,马上赶!”声音有些激动,说着便急忙打马跟在了她的身后。

我和绿孔雀终于坐在了一起,我们的身上也湿了个半透。我跟着她把牛羊赶到山背后和她挤在一起避雨。

山的后面只有这么一块地方够我们俩避雨,雨水完全淋不着,剩下的地方雨淅淅沥沥地时不时地从空隙中挤进来。牛羊将我们围起来,静静地卧在我们俩的周围倾听着我们的语言。

绿孔雀的袍子下围全湿了,刚才赶牛羊时很多雨水溅在上面,显得有些狼狈。绿孔雀不好意思地一边掠着头发一边说她叫拉毛,本来要去找一位好姐妹的,想约她一起去镇上买防晒霜,可才走出去没多远,天空就下起了瓢泼大雨,她只好急忙返回先把自家的牛羊赶到山后面避雨的地方。我说你的衣服漂亮极了,骑着马往前跑时像飞行的孔雀。孔雀是很漂亮的大鸟,长着绿色的羽毛,高兴的时候还开屏给人们看。拉毛笑着说她知道这种鸟,是帐篷学校的老师给他们讲的。就是没见过,如果有生之年能见到它,看看它到底有多美丽,那该多好。我看



着她那若有所思的样子忽然就有了坏主意，伸手拽着她的几根小辫儿说：“肯定没你美丽，它的羽毛肯定没你的辫子漂亮。”拉毛忙抬手拨开我的手：“别动我的辫子，瞧你的手多脏。”我这才发现我满手是泥，刚才赶羊群时好几次差点摔倒，关键时候都是手支在地上才没有被摔到，要不我一定浑身沾满泥水。听她这么一说我的心便更乱了，想如果我的手不脏，她一定不反对我摸她的辫子。

两群羊早已混在了一起，虽然羊身上都有标记，她家在羊的脑门上染了红点，而我家在羊的尾巴上染了绿点，标记非常明显，可两群羊却像是见到了亲人一样，硬是往一块儿扎，根本没有一丝的陌生。看着它们那亲热的样子，我的心开始“怦怦”直跳。

雨停了，雨这么快就停了，总共还不到两个小时。天边又露出了那丝妩媚的彩霞。长江源头的天气古怪得像巫婆，说变就变，并且是想怎么变就怎么变，根本不遵守气候规律。本来我希望雨就这么一直下下去，一直瓢泼下去，最好瓢泼到明天早上，这样拉毛才有可能整个晚上都和我待在一起。可现在这个愿望落空了，天还没黑，我们得赶着自己的牛羊回帐篷。

我的心情忽然间有些郁闷，总觉得老天爷太不懂人情了，怎么这雨说停就停了呢？

拉毛说咱们走吧，天不早了，等把牛羊赶回去也就差不多了。看这雨害的，不仅没去镇上，还弄得满身是泥。拉毛说着惋惜地用手拍起袍子上的泥痕来，泥还没有干，拍几下根本不起作用，但拉毛还是很执着地拍着，像是在掩饰着什么。这时候我才发现我的心竟然不跳了，我把目光从她拍袍子的双手移到她的脸上，她的脸有点红，像天边那丝淡淡的彩云。我忽然想摸这朵“彩云”，可我伸出的手在一瞬间就停住了，我满手是泥，岂不摸脏了这朵“彩云”？我急忙将抬起的手放到自己的后脑勺上拍了拍说：“今天的雨可真大，才下了一会儿，害得我们俩都成了泥人。”她可能已经看到了我刚才的举动，不，应该说已经看透了我刚才的举动，将头扭向一边羞涩地笑笑说：“是啊，这场雨下得可真不凑巧，害得我都没约成我那个好姐妹！”说完她便站起身来，拿鞭子做出要去赶牛羊的动作，我急忙站起来拿起鞭子甩了一下说：“我可不这么认为，如果不是这场雨，我还不认识你呢。你就像一只飞行的孔雀，从我身边飞过去，看都不看我一眼。”说着我又甩了一下鞭子，鞭子甩出的声音很响，简直跟鞭炮一样响。我是故意的，我这是给她显摆我